



草木

一株豨莶草 包光潜

家里的一盆兰花死了。久置之后，盆里又长出了一株新的植物。从一开始萌芽到黄花朵朵、高及腰际，我都不清楚它叫什么名字，哪怕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俗名都不知道。

刚开始，它非常羸弱，一根长长的宛如豆芽的嫩茎，从尚未腐朽的兰花根茎的缝隙里探出脑袋，东张西望，羞羞答答的。在我温煦而连续不断的目光催促下，它那细细长长的卵形叶片，终于长出了绒毛，由淡黄变成了淡绿。叶片上的茎线也日渐清晰，像幼儿皮下的静脉。反正我没啥事儿时，就蹲在花盆旁边，仔细地瞅着它，觑见丑小鸭变成白天鹅。天气渐渐地转暖，它的生长速度也随之加快，尤其是纵向生长更是惊人，有如小子喝了龙牡壮骨冲剂。它的茎干也越发粗壮起来，在阳光照耀下漫射出温柔的光芒。它的形体变化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与想像。当它长到大约两尺高的时候，有好几次，我都想将它拔掉，怕它反客为主，大量消耗了土壤里的营养，不便于以后再在花盆里种植其它花草。可想想它也来之不易——一粒流浪的种子，竟然随着兰花盆里的土壤，来到了我的家。倘若兰花不枯萎死去的话，定然没有它存活的可能！

心太软，手太软，干脆放之任之了——反正兰花盆里已经别无它物。到了夏天，它已然长到近一米高了，然后好像定了魔法一般停止了生长。停止生长的同时，我看到了惊喜的另一幕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它的枝头上长出了许多花骨朵，即花蕾。尤其是朝阳的映照，似乎给予了某种神力，它们个个蠢蠢欲动，一点都不安分。随着花蕾的长大，有点头重脚轻了，要倒下来似的。于是，我找来两根竹片，插入花盆，用毛线将其固定，但比较宽松，给它留下了足够的生长空间。

立秋之后，大多数花蕾绽放出黄灿灿的花朵，水灵灵的，亮晶晶的，招人喜爱。每一朵花都朝我吟吟地笑，或打一招呼：你好/早上好/晚安！我认为，这是它给予我的回报。可我还是不清楚它叫什么名字。我在网络上到处搜寻，包括一些植物网站。可是网海茫茫，它却是沧海一粟，岂能一下子逮到这朵美丽的“小浪花”？我竭力回忆曾经的乡村生活，总觉得老家麒麟畈也没有这种稀奇古怪的草——或许有，只是我没有在意罢了。

我想到了袁开成，那个教会我许多乡间草本的男人。如果问他，他一定会知道的。苦思冥想之际，我突然想到了外来物种：一枝黄花。上网一查，绝然不是。我又深陷无知而不能自拔的状态。

天凉了，母亲进城小住。她到阳台上，一眼就看到了它。母亲说，你怎么栽了一棵野芝麻？我说，什么——什么野芝麻？母亲从枝上采了一朵小黄花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，嗅了又嗅，坚定不移地说，就是野芝麻，一点不错。立即手机百度。结果大失所望。图片上的野芝麻，无论是形体、茎叶，还是花朵，均与之迥然不同。野芝麻开的是白花，属于轮伞花序，生于茎端，花萼钟形，长在1厘米以上。眼下的飞来之物，却是黄色的小花朵，每8朵小花围绕一圈，外围均匀地分布着五个触角，像龙角一般，长度大约三四厘米。母亲又念叨了一遍，野芝麻——好，解百毒；过段时间，长籽了，嚼着很香呢。你小时候还喝过它煎的水呢。母亲又补了一句。我没有否定母亲的判断。也许它在老家就叫野芝麻，只是我真的一点印象没有了。母亲甚至说，麒麟畈的山坡上到处都是野芝麻，到了冬闲的日子，勤快人就将它们砍回家，晾晒后，做引火柴。母亲的唠叨，没完没了。可我真的没有一点印记了。

人物若有缘，总有相逢的机会。有一次，我在浏览手机资讯时，竟然看到网页上有一张照片酷似我家阳台的花草。于是，打开网页一看，果然是同一种植物。它的名字叫豨莶。我当即懵了：这两个字，我不认识！好在作者也以为它们是生僻字，在汉字后面的括号里注了拼音。豨莶(xī xiān)，两个平音字，读起来柔柔的，一点也不像它生长时那么张牙舞爪。

知道了学名，我便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这种植物。打开百度百科，在“豨莶”的一大堆俗名当中，“野芝麻”赫然在目。我立即给乡间的母亲打电话，充分肯定了她的记忆。她不无骄傲地说：“我说的还有错嘛？”

踏访一座山村 谢海龙

皖南山区溪流纵横的贵池棠溪镇南端，有一个山水相依的小山村，与中国原生态最美山乡——石台接壤。说它小，是因为全村只有八九百人。但地域却不可小视，三十三平方公里的沃土上林木茂盛，修竹挺拔，泉水淙淙。

秋季，漫步在偏远的这个叫花庙的村子里，有那种久违的闲庭信步的感觉。若不是因2014年秋到花庙挂职，我又何曾对这片沃土有如此深刻的印象。三年里，我的足迹陆续踏遍这里的山山水水，也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皖南乡间村民。生活中他们大多纯朴无华，辛勤劳作，常年如一。渐渐的，我被山里的生态美景和淳朴民风所折服，流连于此，寄以情思。村子偏于山乡一角，只有一条不宽的道路与外界相连，以山地为主的地貌和溶岩地质构造特征，森林覆盖率却在90%以上。地理位置与石台为邻，西边与仁里镇相通，南面通过古徽道与七都镇接壤。山村里，散落分布着十三个村民组，最小的一个村民组在七百米的七井山上，现在只剩几户人家。

谈到与石台七都镇相通的古徽道，之前我也曾数次爬上过，多是半路折返。乘着金秋十月的好时光，我彻头彻尾走了一回古道。前些日，池州电视台的老友联络上我，约好抽空一起到花庙走走。

那日一早专程赶来，在村部还没坐稳，村支记柯发根带着我们先赴胭脂桥，再攀古徽道。不想，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才结束行程，匆匆赶回吃午饭。十时许，趋车往南来到穿村而过的龙舒河边。胭脂桥就坐落在龙舒河上的一处，这石拱桥据查在明代万历年间所建，远近闻名。古桥静谧无声，如孤独的隐者，诉说着一个凄美的传说故事：因洪水猛涨，古时的妇人在痛失爱子后，毅然捐出藏箱子里的胭脂钱，在危险处造桥，并

昭示着后人要多积德行善。现今的桥体又遭大水损坏，但站在五米见宽的桥面上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清澈见底的河水徐徐而下，缓缓流淌着；走到桥下更是心生感叹，细观桥身则纤细灵秀，形成半圆，与河面上的倒影正好形成了一个整圆，半真半幻，亦幻亦真，引人入胜，自然让人遐想连篇。

古徽道亦在龙舒河畔，胭脂桥的一侧。沿着山边，可见一块块厚实方正的青石板，一路向上、向前搭建着。古道曲折弯延，我们爬过一道道峻岭，却是罕有人迹。正是秋高气爽的时日，山上的空气格外清新。身入其境，让人不禁想像着古人穿行徽道时的模样，多少年以前，祖辈们可是一路挑着扁担、唱着山歌在这个山岭里快步前行呢？山边，片片修竹在随风摇曳，道不出名的野花遍地，自在开放着。不时三两蝴蝶飞来，有黄色的，五彩的，呼朋引伴，在你身边翩翩起舞。林子里百鸟争鸣，音如天籁般传来，令人内心顿忘尘嚣，不觉疲惫。时到正午，终于到了此程目的地——古十里凉亭，发现这里已是石台的地界。巧遇一村妇，虽不相识，可热情纯朴的老人一个劲地打招呼，邀请大汗淋漓的我们到她家休息下，去喝口水。寂寞的古凉亭边，长着一棵不小的桂花树，正散发着浓郁的香气。不远处一棵翠绿挺拔的银杏树，有十余米高，生机勃勃的样子。行走在画里乡村——花庙，悠悠古风依然让人真实感受着，村庄里处处融合着旖旎风光与人文历史。

诗词

拾韵四题

张武扬

读子芳先生《和合园赋》得句
飞霞叠次传音远，风雅轩檐忆客过。
锦字衔杯方击壤，倚声握笔便倾河。

以林兄“载艺载德”艺术展遣兴
披襟抱玉铸新咏，嘤傲凌云尽华章。
妙悟意生催远梦，朗吟行道自翱翔。

志武先生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》偶占
砥炼经年酿成卷，搜来象外独跻攀。
惊呼《考释》弥天远，尽放灵槎梦几般。

沈明先生《笔润丹青》感吟
百家过眼凭谁琢，气凌决风独辟蹊。
千叠倾心任天远，竿头更进著新题。



随笔

与狼相遇 方华

当你独自一人身处荒山野岭，却与狼突然遭遇，你该如何应对？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的一个表哥下放到山区做知青。一天，他在山中的另一个知青点和同学游玩迟了，连夜往自己落户的村子赶。那是一个漆黑的秋夜，崎岖的山路像一条用了多年而未洗过的灰布带，就在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这条灰带急急行走时，带子的一头突然闪出两星绿荧荧的光。

狼！表哥心中一惊，停下脚步，身上立即涌起一股寒气。而那头粗壮高大的狼也在他面前七八米处停了下来，两眼放出匕首一般的光。一边是陡峭的山坡，一边是荆棘丛生的灌木林，没有地方可避，除非后退。可是，两个生灵没有一个退让，互相对峙着，似乎都在试探着对方的胆量、勇气与心理底线。陡然，表哥从心底鼓起力量，他绷紧肌肉、攥紧拳头，勇敢地向前跨出一步。狼立即弓起身子，作迎击状。表哥又大胆地跨前一步，狼开始从鼻子里发出威胁的呜呜。再进一步，狼开始动摇了，它微微后挫的趾爪抓在碎石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一阵风起，表哥大吼一声，疾步向前，狼急忙转身，一路落荒而去……多年后，每当表哥忆起当年赤手空拳逼退恶狼的情景，总是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下面还是一个与狼相遇的真实事例。我曾经工作的单位背靠一条连绵的山脉，山下有一个村子，俞大是这个村子的农民，身强力壮的样子，闲时在我工作的这家大公司里做点苦力。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俞大提着铁锹，到山坳里给自家的农田放水。放水本就不大会的时间，可家里人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他回来，心里有点疑惑，就约了几位乡亲去寻他。到了田间，人们吃了一惊，见俞大正背靠山坡，手里端着那把雪亮的铁锹，锹前，却立着一匹枯瘦的老狼。两个就这样僵持着。乡亲们见状赶紧叫吼。人一吼，老狼就溜烟地窜入山林，而俞大也颓然地倒在地上。

人们七手八脚地将俞大送进医院，医生诊断：俞大已死，吓死的。

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与狼相遇的，除非是在动物园里。但我们会生活的道路上遭遇各种各样的“狼”，比如贫穷、困难、挫折、凶险、意外等等。以上故事中的两位当事人在与狼狭路相逢时所采取的态度、所获得的结果，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。

行走